



灵峰寺静悟禅意

□林国强



仲夏时节，行走在诗情禅意的江南著名寺院——浙江安吉灵峰寺，静心感悟古刹的禅意和静怡。

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天成。最难得的是有成群合抱的仍显露勃勃生机的古树，未经修饰的茂林修竹掩映山路两旁，不时有荆棘伸张开来，挡在道上。踩着厚厚一层草叶，拾级而上，始终有清泉流水潺潺，相伴左右。道旁有些枯黄的草丛中野菊花一大片一大片的，阳光下熏蒸出浓烈的香味。

灵峰寺，坐落在浙江省安吉县白水湾乡灵峰林场峰山大雄峰。与一般寺院不同的是，灵峰寺属于讲经寺院，着重于研究佛法、佛理的学术活动。当时南方各大寺院住持都要在灵峰寺学习，达到一定佛学深度后才算胜任。也许真的是此山此水能让人悟透人生，千载以来，高僧辈出。梁有义远禅师业启始，宋有仲贤，元有如月，明末有藕益大师创灵峰派，开一代宗风。相传当年的灵峰寺僧人多达四五百人。而今的灵峰寺经过修缮，每年接待香客近十余万人次。特别是逢观音的生日、成道日，来烧香的香客每次都有两三万人，可谓“人山人海”。

通往寺院，必须经过一片原始林。林子在山门和寺院之间，有三四亩地大小。有枫树、栎树、朴树。偶尔也能见一两株老栉杨和老榉树，棵棵枝干粗大，高耸入云。粗的，两人合抱不能围拢，细小的，也超过大海碗口。有的盘若虬龙偃卧在小溪边，有的挺如壮士伫立于路头，一棵紧挨一棵，遮天避日。午后的夏阳从高大的树冠之间的缝隙漏下来，从下往上看，阳光把红的黄的树叶照得透亮，仿佛是一张玉的薄片。待走出横出山腰的路，绿树竹林丛中豁然露出一段颓圮的暗红色的围墙。深山藏古寺，不走到跟前，还看不到古寺真面目。依山而建的古寺规模倒不小，寺院门口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树叶绿的碧绿，黄的金黄，用“玉树临风”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我对着树上的牌子一看，树龄1000年、高32米、胸围4.5米，不觉肃然起敬。

夏天的灵峰寺是属于绿树的。山边，路旁，溪头，竹林之中，到处都是她亮丽的倩影。也许山上的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气氛，那些朴树、冷杉、野柿子树也凑热闹，夹在里面也添上参错深绿。清泉，古木，苍茫绿色森林，清凉山风，确实能让人静心忘忧。从寺院中出来，我重新仰望灵峰山，见山上翠竹葱茏，夹杂其间的红红黄黄，似乎就是千年灵峰寺四溢的灵气。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

古城往事

合肥是座古城，从秦朝置县算起，大约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有书上说，合肥建城已达3000年，不知确否。从人文历史看，合肥还是一座名城，比如“三国故地”“包拯家乡”“淮军摇篮”等，莫不衬出了合肥的“名”。



合肥记忆

□乔健



《三国》里的逍遥津

合肥市里有座公园名字取自三国，叫道遥津。《三国演义》第67回“曹操平定汉中地，张辽威震逍遥津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

逍遥津公园不大，但景色甚好，尤其是那一湖碧水，映上岸边的杨柳以及如绒般的巴根草，煞是好看。那湖的名字也好，叫道遥湖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合肥上中学时曾去过一次逍遥津，记得那日在湖中荡舟，正觉无聊，忽见一小岛，上面佳木葱茏，且有亭台楼阁伫立，斯时，虽未见“落英缤纷”，却真有点儿武陵人豁然发现了桃花源的感觉，遂弃舟登岸，急着想去看看个究竟了。

岛上有一间展室，里面陈列着张辽的衣冠冢，旁边摆着一把满是锈迹的宝剑，据说是张辽当年所用。后来我读《三国志·张辽传》，发现张辽用的兵器不是剑而是戟：“平旦，辽被甲持戟，先登陷陈，杀数十人，斩二将……”，由此看，那剑恐非张辽所用，或许是其佩剑也说不定。

合肥还有个公园，叫包河公园，是专门为了纪念包公所建，园内有座包公祠，大门上方有“包孝肃公祠”五个金字匾额，两端为一篆书楹联，写着“忠贤将相，道德名家”几个大字。

走进大门，一尊包公铜像端坐在正堂当中，左右分列着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四名衙役，在其两边安放着龙头、虎头和狗头三口铜铡。堂前中央矗一高大的香炉。包

公铜像正前上方，镌着四个楷书大字：“色正芒寒”，据说是晚清洋务大臣李鸿章之兄，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所撰。李鸿章也是合肥人，曾权倾一时，可惜此人没赶上好时候，《越南条约》《马关条约》等等都是他主持签订的，给后人留下了骂名。

我们那所学校，地处合肥西郊，学生大都来自附近的村庄，当地人称自家村子为“郢”，他们说话时总是：“我家郢子”怎样怎样。刚开始，我不懂，后来查了查词典，才知道“郢”是楚国的国都，合肥人所说的“郢子”，很可能和楚文化影响有关。合肥虽是秦朝置县，但秦朝短命，影响不大，所以民风俚俗中留下一星半点儿楚文化的痕迹倒是极有可能。由此看，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力不可低估。楚南公说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。信夫！只可惜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

蜀山留下的情趣

我们学校的对面有一座山，不高，海拔也就二三百米的样子，名曰“蜀山”。我一直不明白安徽的一座小山为何取了个与四川相关的名字，某日读《尔雅·释山》才知道，“蜀”有“独”的意思，合肥地处丘陵，周围无山，仅此一座，故曰“蜀山”，想想，也合理。不过《庐州府志》却有另一番记载，说，“有蜀僧于此结庐，偶思乡水以锡卓地，泉汨汨而出，尝之有瞿塘峡味，因名为蜀井”。井，既为蜀井，那么山，也就自然成了蜀山了，二者孰真孰假，谁对谁错？不得

而知。

我在合肥上学那几年，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去爬山。学校在蜀山北麓，距山下仅一箭之遥，出校门，走不多远，过条马路就到了。蜀山的山势较为平缓，山脚下是一片青翠欲滴的篁竹，沿着林中蹊径往前走，穿过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，眼前豁然是一大片松林。有风的时候，能听见阵阵松涛，那涛声常让我想起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唱段：朔风吹，林涛吼，峡谷震荡……

其实，在蜀山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，比如春末，你到松林里，站在树下往上看，会发现紧挨树干的松枝儿上横七竖八的搭着几根树棍儿，那是鹤鹑筑的巢，巢里躺着几枚鹤鹑蛋。

还有，冬日的雪后，缘山径一路攀去，常常会发现山猫和野兔的足迹。当地村民每逢此时，会擎上自制的弩和家里的柴狗成群结队地上山狩猎。

还有夏天，穿过那片松林，走不多远，便会看见十几株碗口粗的桑树，那白的紫的桑葚儿在中午的阳光下，仿佛一颗颗璀璨的玛瑙。面对斯情斯景，常常会使人想起《陌上桑》里的美妇罗敷，以及“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”的动人景象。

我在合肥几年，只有过一次登顶蜀山的经历。那是春天，站在山顶之上，放眼望去，山下阡陌分明的田野里正盛开着油菜花，那花黄得刺眼，美得如画，置身其景，令人陶醉。